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九十三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羣奸之竄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上以金兵廹禪位於太子桓時

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

帝明言之於是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

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彦結怨於西北朱
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構釁於二國創開邊
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願陛下
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太上皇起崔鶠通
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帝即位授右正言
鶠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
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
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

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姧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説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蘄軾黄庭堅之文章范鎮沈括之雜説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之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

敢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太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已為正異已為邪瀰與京同者也故列于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兹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奸邪之計大

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畧章

極論時議歸重焉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

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吴敏李綱請

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丘南戕

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

盗所殺李彦賜死並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

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

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薫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内侍進見不避宫嬪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時二府多宣和舊人秘書郎陳公輔言蔡京王黼柄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如唐重師驥為太宰李邦彦引用謝克家孫覿為纂

修蔡攸引用令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决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羣臣中朴茂純直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

乙未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師成晩年益通賂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帝側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甲科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

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揺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恶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及八角鎮賜死　二月甲寅貶蔡京為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為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蔡攸為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宫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之言故貶癸丑貶童貫安置柳州令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

昌齡父子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効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乙亥竄蔡京子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 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死于潭州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

智御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頗狙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匍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隷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論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　辛卯遣監察御史張澂誅童貫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魁梧瞻

視壯偉頎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宫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媚翕赫庭户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脳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窮奸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函首赴闕懸于市　九月蔡攸與弟脩及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

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畆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不容死於是遣使即三人竄所斬之

金人入寇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尼瑪哈斡喇布分道入寇初斡喇布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喇布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

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伊都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阿木班貝勒舍音領都元帥居京師尼瑪哈 為右副元帥固新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伊都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達賚為六部路都統多昂摩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喇布監多昂摩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 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

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尼瑪哈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别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

結約張瑴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尼瑪哈遣王介儒色勒默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色勒默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揺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

顧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尼瑪哈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尼瑪哈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巳酉金斡喇布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

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

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累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敵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内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懐異逆節已萌克横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喇布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

薇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刼靖及都運使呂頤浩降金斡喇布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斡喇布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斡喇布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荅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狥

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盡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為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揣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

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
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
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梲遂罷行
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己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
為童貫叅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
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
不報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
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

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兩邊禦敵

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狥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奬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令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名熈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名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

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名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名綱入議綱刺臂血

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令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決　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于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為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

蔡攸吳敏副之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内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喇布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將斡喇布陷信徳府尼瑪哈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募兵入衛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閉城門開言路開之語　戊辰金斡喇布陷相濬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師禁旅屯於黎陽河北

岸金將達呼布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師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已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斡喇布渡河即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欒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負托

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山參謀軍事　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宫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陜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

踣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計
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叅謀
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
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之城池
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
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
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
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

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内侍奏中宫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卿等無執朕將往陜西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涕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以固守為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

責之卿勿致踈虞綱倉皇受命　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敵騎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名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歳　辛未帝御宣徳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

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曹矇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令肄習之戰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　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　癸酉斡喇布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

夜金人攻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
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及運
蔡京家山石疊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
衆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及闇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
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㲄事令執送童貫譚稹
詹度且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
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
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

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棁使金軍棁至斡喇布盛兵南向坐棁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喇布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棁遣還棁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

與金使蕭三寶努耶律忠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邀求皆郭藥師教之也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級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　丙子李棁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

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併持三鎮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

求成諂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彦等力主和議不
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
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
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
　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于順天門
外敗之金師暫斂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乙酉路允迪
使尼瑪哈軍于河東　丁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
援師道至洛聞斡喇布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敵勢

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駞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

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週迴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劄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敵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素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敵渡河京師諸門盡閉

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
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
師道于政事堂共議師道見李邦彦曰京城堅高備禦
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彦曰以國家無兵故也
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
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邦彦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
師道嘆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徃古守城者乎又曰聞
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産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

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蓄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充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

朝之力若扼河津絶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師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

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師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喇布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喇布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刦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

皆不果用　金斡喇布名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汭至李邦彦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　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刦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

然而往　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梲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

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敵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敵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詈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令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

之不退帝顧戸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乃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内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然後定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

見斡喇布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併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數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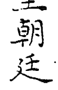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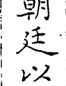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輙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喇布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

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去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楊時上疏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迨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日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已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

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刦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逺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

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時姚古种師道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喇布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癸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宜使解兵柄不聽　先是尼瑪哈圍太原悉破諸

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内外不相通及聞斡喇布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南下析可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尼瑪哈嘆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　乙卯攻隆德府知府事張確通判趙伯臻皆力戰死之　未幾尼瑪哈還雲中留兵圍太原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

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彦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
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令尼瑪哈深入南陷
隆德先敗原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之臣其太原
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
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
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
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
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

上言尼瑪哈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
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喇布行至中山河間兩鎮
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喇布遂出境　癸
未遣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庚寅姚古復隆德府
辛卯復威勝軍　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京師　丁丑
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道與姚古進軍相為掎角師中
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尼瑪
哈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于朝

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和尼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尼瑪哈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

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
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
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
聞李綱名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贈師中少師　京
師自金兵退遂置邉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
邉禦敵之策輙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种
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為兩河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
師道又以觧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

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為遷延

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廵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秋七月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

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名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鞈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趣達進退自若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難降約

東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鞈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鞈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於文水敗績丁未斡喇布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于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獘且

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

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

親率擊敵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

尼瑪哈斡喇布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爲彼所

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

不得歸乃紿館伴邢倞曰金國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

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喇布及尼

瑪哈執政以仲恭伊都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

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伊都使為内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斡喇布即以蠟書獻之斡喇布以聞于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吴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尼瑪哈遊兵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甚怒以尼瑪哈為副元帥斡喇布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尼瑪哈發雲中斡喇布發保州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

斡喇布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尼瑪哈則深諱金銀
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　九月丙寅
金人陷太原始尼瑪哈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
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艮朱大酋攻圍凡二
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尼
瑪哈自雲中復至兼勝急攻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
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負原
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

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敵翊麾下多朔人尼瑪哈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為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尼瑪哈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遂亦敗　丙戌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㮚

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　冬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斡喇布戰于井陘敗績斡喇布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先是真定帥劉韐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敵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

上以太原危急命韐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措置無策至是敵攻甚迫鈐轄劉竧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竧巷戰下稍稍散亡竧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　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責問契丹梁王及伊都蠟書并元來割三鎮體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畢詞反覆

深明其非朝廷之罪敵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

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决一家死者八人

辛丑上聞河南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真定大以爲憂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丙午詔种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金使王汭來禮甚倨知金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　十一月

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陜西制置使錢蓋各統

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于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　已巳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皆主㮚議而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辦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

帝悟乃止梟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時尼瑪哈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壬申尼瑪哈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尼瑪哈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

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和尼
師衆先渡孟津尼瑪哈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
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
尼瑪哈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
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
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
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死爾
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附奏

言之乞申飭守備　丁丑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
以禦金先是孫傅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
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
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
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
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
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
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㮚尤尊信

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傅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斡喇布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

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斡喇布車昌如河東尼瑪哈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

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　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扞禦不遺餘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尼瑪哈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尼瑪哈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金斡喇布自真定趨汴

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尼瑪哈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名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

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已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名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

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閏月癸巳尼瑪哈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炮架五鵝車二驛名李綱爲資政殿大學士、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濋與金人戰于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

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遥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十失五六因時挑戰以示敵敵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射何㮚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詔越王往將行而尼瑪哈以兵來迓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

來趣親王出盟己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温士訥如金軍以請和既至尼瑪哈即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從之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

死于護龍河塡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
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
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
黄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
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衆斬關遁四壁守禦使
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
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
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

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闕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史臣曰初斡喇布之北還也以尼瑪哈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

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作和作戰人才作賢作否何

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冦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
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彦一言為卑辭
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為不和之謀師道方請
堅守不戰以困敵未幾以姚平仲一言為急擊之舉姚
平仲既貶又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諸生伏闕又以李
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
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畧定曽
未再閲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為可

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金使陰結遼人又以為女真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决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决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葢坐此也履歷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

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二帝北狩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尼瑪哈軍先是京城既陷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尼瑪哈斡喇布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㮚還言金人欲邀上

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不獲已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霽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報云其主欲立賢君宜族中别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尼瑪哈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

涕　帝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别立賢君為言可且以弟康王為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金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為薪　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七十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宮嬪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衆　遣劉韐陳過庭折彦質等

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
十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
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
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　時范致虛會陝西兵十萬人
入援至穎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
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
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洛索以精
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

收餘兵入潼關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于崇禮宮尼瑪哈遣其子真珠同金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營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　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青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其計㮚不

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
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旦出暮即返矣百姓投瓦
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
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
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嵇仲努力　丙午割地
使劉韐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韐曰國
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
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

取富貴豁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燕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尼瑪哈斡喇布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畧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

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
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
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
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
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
不輸之公上商賈絶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
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質留
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

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為其所殺　金主烏竒邁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彦宗請復立趙氏不許　時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

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已申了絶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取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　戊午金索大成樂

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丙寅金人塹南薫門路　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諸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宫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宫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

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内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聨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尼瑪哈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絶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王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

春秋高若少屈奠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别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鬭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讋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

出傅曰吾為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尼瑪哈名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尼瑪哈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撾破其唇噀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　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喇布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尼瑪哈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樸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路允廸孫覿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黄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遥辭二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絶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

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宫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宫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斡喇布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　帝自離青城頂青氊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

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尼瑪哈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侍舊主俱行尼瑪哈不許帝遂由代度太和嶺至雲中　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被擄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何㮚孫傅至燕山亦相繼死　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古達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

封太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達賚以居達賚亦厚待之

張邦昌僭逆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　癸未吳幵莫儔復名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微言敵意在邦昌時雍未以為然

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　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衆環之俾范瓊喻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

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三月辛卯朔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輩劫遷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月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

紿華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華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昌為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

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令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幵儔皆從士

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為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歎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决矣因泣下霑襟 時金人議留兵以衛邦昌吕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貝勒統之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 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彼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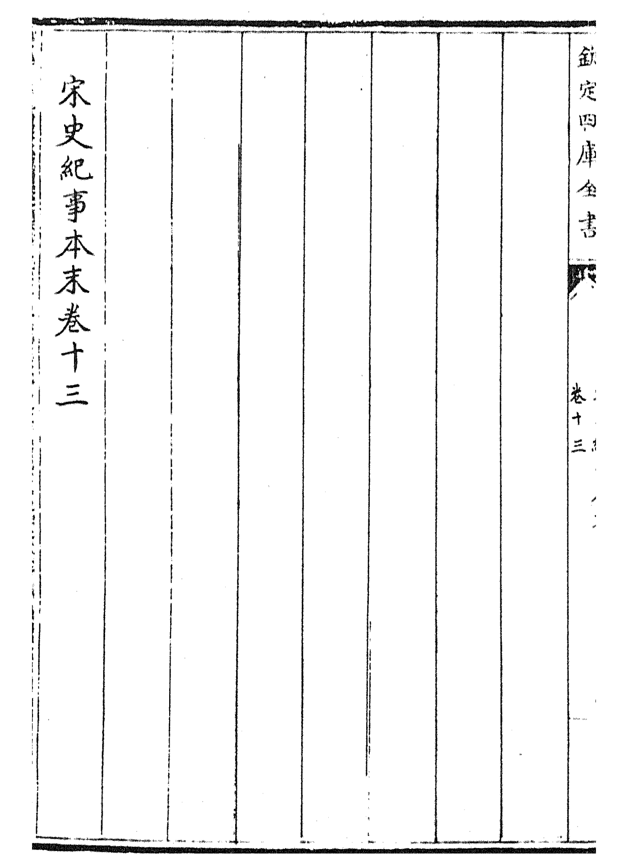
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内此殆天意盡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為令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人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

能定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彊敵之威使人遊説康王且令南適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閧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内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為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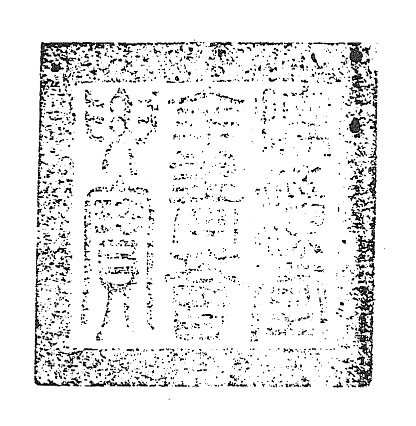
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　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葢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真爲趙氏也　時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奬王室移書訶斥邦昌責其反正併諭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康王

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賛之邦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　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跡已無可疑大王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

王遜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慰撫之王既即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黄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實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彦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